

这位奥斯卡影后近年已较少接受专访,面对《华尔街日报杂志》,她讲出了同母异父妹妹自杀对自己的影响。在与罗伯茨的对话中,经常能听她提到“命运”这个词,她说:“我不想跟上帝玩游戏。”她还说:“我不想试探命运。”这或许可以理解,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她真是不可思议的幸运,不仅事业成功,而且将这份“成功”成功延续了25年,其中包括登顶奥斯卡影后。46岁的她腿部线条还似小马那样健壮修长,婚姻已经成功走过第一个10年关卡,还为她带来3个孩子。

今天的罗伯茨,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过寻常生活,但对于在22岁就凭借神片《风月俏佳人》成为超级巨星的女人,这恰恰是最困难的命题。从上世纪90年代的《风月俏佳人》到现在,她已创造累计票房价值26亿美元,相当于拉丁美洲国家伯利兹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南都供稿

全家人一起分享有宁静的社区、不被打扰的散步

东奔西跑、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方式不是现在的罗伯茨想要的,她更不想对内心、对生活现状做深刻反思、仔细检查。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回避,更严格地说是一种逃避,但现状之所以是现状,就是不需要轻易改变,就像河流的方向或者潮汐的起落,“顺其自然”是对一切最好的解释或是借口。对于罗伯茨来说,一旦有所反思,就意味着在“殿堂级女星”和“安静存在”之间那微妙的平衡会被打破,这份平衡是她多年苦心经营的。

罗伯茨和家人从2007年开始就安静地生活在加州马里布海边,至于“殿堂级”的评价,相信质疑者不会太多,著名导演迈克·尼古拉斯(Mike Nichols)曾将她

与瑞典国宝葛丽泰·嘉宝相提并论。

罗伯茨家清晨的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普通家庭,她带着所有母亲隐藏在催促和训斥下的爱心,忙中有序地准备着盘子、煎蛋、火腿,梳理孩子的卷毛,9岁的Hazel和Finn是对双胞胎,最小的孩子名叫Henry,今年6岁。孩子们因为玩具或先后顺序发生争执时,她就带着习惯性的严厉加以调解。她坚持公平,坚持在孩子心中灌输“和谐”理念,一旦发生争执,她总会说:“想看,在这个家里,我们不是分享所有一切吗?”

全家人一起分享的还有宁静的社区、不被打扰的散步,这都是明星家庭的奢望。“真的,能和一般家庭一样在小区里散步,我充满感恩。”罗伯茨说。

生活哲学中有两块基石:一块是家人,另一块是感恩

这种生活是影后用尽一切努力想要保护的,当我们看到贝克汉姆家的“小七公主”骄傲地坐在爸爸手臂上、看到苏瑞带着早熟的目光冷得摄像头、当太多明星因名气和个人生活无法梳理直至开始炫耀自我品牌甚至是“星二代工业”时,我们才意识到罗伯茨的私生活以及孩子们受到的保护,在今天的好莱坞是多么稀有。

罗伯茨的生活哲学中有两块基石:一块是家人,另一块是感恩,带着感恩的心态对待家人是她经常提醒自己的。她经常头一天晚上刚参加完经纪人的晚宴,明天又要穿着纪梵希高定礼服走上颁奖礼红毯,但今天,她

却能安心享受套头毛衣和牛仔裤,享受自己零散地披着头发、孩子们爬在自己膝上争抢拥抱的温馨时光——这么多年来,她坚守着在孩子面前不用化妆品的承诺。

罗伯茨并没有退出表演舞台,只是要求所有拍摄任务必须配合孩子们的日程,包括她参演的最新影片《平常心》。《平常心》是根据百老汇话剧改编的电视电影,讲述最早的一群艾滋病人对抗绝症的情形,4月起在美国付费有线电视网HBO播出。罗伯茨说:“当我有了孩子才意识到在生命中我真的完成了一件事情,我很高兴能用如此真诚的方式进入生命中的‘家庭阶段’。”

全家人至今都未曾一起看过她主演的《永不妥协》

2004年生下双胞胎时,罗伯茨已经工作了18年。从1997年到2001年,只要有她参演的影片,就能保证在上映首周末收获2500万美元票房,大部分影片的总票房都超过1亿美元。

2004年,她带孕坚持拍摄《瞒天过海:长驱直入》,当时的她名望之盛,剧组不得不为了她而改写故事,把影片里她的角色也变成大肚子——但,突然之间,她的节奏就完全慢了下来,一对孩子的出生改变了她的生命版图,2007年Henry的出生更促使全家搬到相对安

静低调的马里布,在海边一块大空地上,是罗伯茨和摄影师丈夫丹尼一起设计、督造的“梦想之家”。

在这所海边天堂里,女主人的事业心被缩小,事业的成功被尽可能地边缘化,全家人至今都未曾一起看过她主演的《永不妥协》——那部让她戴上奥斯卡后冠、让她成为好莱坞历史上首位片酬超过2000万美元女星的电影。今天,她的小金人不是放在家里的壁炉架或是书房的玻璃柜里,而是放在她姐姐位于纽约的公寓里,每个到访者都会跟小金人合影,姐妹俩为此专门制作了一本相册。

接受拍摄《平常心》的条件是“在暑假和感恩节假期拍完”

导演迈克·尼古拉斯在2004年的作品《偷情》后,一直与罗伯茨全家保持亲密关系,他说:“罗伯茨最擅长的不是别的,而是维持最真实的生活,很小的细节就能说明其中的伟大:当你上门造访,会发现家里没有一个工人,没有打扫大厅的佣人,没有管理厨房的厨子,到处是散落的玩具,只有他们夫妇和孩子们,而她总是跟在孩子们后面忙着收拾。”

这样的生活状态是今天的罗伯茨无论以什么代价都要维持、都不会放弃的。她接受拍摄《平常心》的条件是“在暑假和感恩节假期拍完”,这样她能将孩子们拴在身边。这个剧本不是她惯常的风格,没有爽朗的大笑,没有令人窒息的浪漫,也没有夸张的假发,她在剧中饰演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医生,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对抗的是HIV病毒。这个角色根据琳达医生(Dr. Linda Laubenstein)的原型创作,琳达医生是小儿麻痹症幸存者,后来成为纽约最早一批治疗艾滋病的医生之一。

角色并不简单,导演Ryan Murphy要求罗伯茨演出医生内心的坚持,她经常在剧中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她开玩笑说:“导演就喜欢看到女人发疯。”导演却说:“我私心很想看罗伯茨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有很多爆发。罗伯茨曾说她的心脏直接和大脑相连,如果她爆发了,你就会相信她真是那样感受的,她是为数不多的、能同时驾驭愤怒和激情的演员。”

“一到周五就放松,到了周日就紧张,到了假期就兴奋”

罗伯茨每天都会冥想,她甚至开始教孩子们冥想,希望这个宁静、快乐的爱好能在未来安慰他们的人生,就像今天安慰她的人生一样。对于在《平常心》后没有其他工作安排,她一点都不着急,反而说:“这样正好,孩子上学期间我不离开。”

对于几年前的罗伯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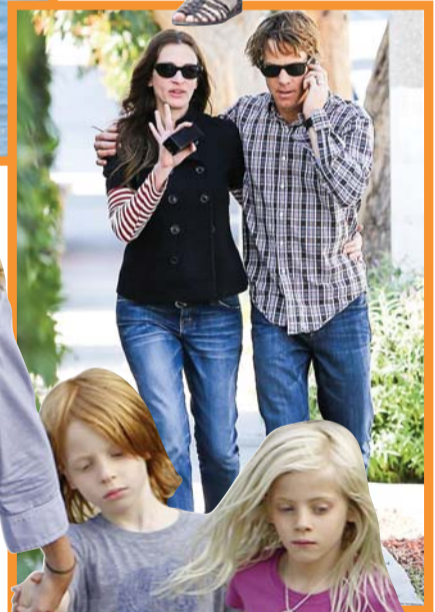
的她在家庭生活里找到了全新、创造性的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家庭投入更多,于工作则更少牵挂。

“作为父母,看着孩子日渐长大,一到周五就放松,到了周日就紧张,到了假期就兴奋。”这不是大明星的心声,而是普通妈妈的感悟。

妹妹自杀,她首次开腔:每天、每个小时都是煎熬

最近让罗伯茨发狂的事发生在2月初。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南希(Nancy Motes)怀疑因服药过量自杀身亡。南希曾在《欢乐合唱团》里担任制片助理,死前留下5页遗书,暗示自己被家族排斥。事件发生后,媒体大做文章,关于南希生前的八卦以及对她生前的朋友、同事的专访不断登上头版,身为姐姐的罗伯茨只能选择沉默,独自消化哀伤。谈到妹妹的死亡,她神情突然紧绷,转头看向大海,回过头来时已是满脸泪水,她说:“太令人伤心了,只不过是20天的时间。”

她没有解释20天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每一天、每个小时对我来说都是煎熬,但是时间终究会过去,人还是要朝前看。”罗伯茨说,“我不想任何人遭遇任何可怕的事,但这个世界中总会有悲剧、痛苦和令人费解的事。不管是怎样的困难和绝望,我们都要找到出路。至于失去家人的痛苦,对外人实在很难用言语说明。”



2012、2013年,罗伯茨每年都只登过4次时尚杂志。这两年,过着寻常生活的她极少被狗仔拍到,偶尔被拍,她要么刚出超市,要么正送孩子上学,要么正和老公并肩散步。